

断肠声里忆平生

放蜂诗人沈建基的诗与远方



铁轨的震颤中火车驶过乡村、城镇，夜深了，远方的灯火零落如星，火车与另一辆车交会时发出巨大的声响，车尾的篷布里冒出几个哆哆嗦嗦的脑袋，聚到一处，烟头明明灭灭。

沈建基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966年冬天。那一年，文革开始，家被抄，父母被挂上牌子游街批斗。他带着几箱蜜蜂一路逃亡到乌鲁木齐，想到未知的命运，心里一片凄然。

也不知道是几点，双脚发麻的他站起来，无意间往外一望，顿时呆住了——旷野之上的那片星空分外静谧，点点星光从车窗的方寸之间一直蔓延到天边……

后来他明白，当时是一种叫做“诗意”的东西，抚慰了他没着没落的心。之后很多年，他一路颠沛流离，接连丧妻、丧子，痛不欲生，在生活露出最狰狞面目时，他就是靠着那一点诗意，苦苦支撑，捱过了最绝望的时光。

后来，蜂农老沈就变成了诗人老沈。

不久前，他的第七本诗集《时光碎片》出版。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邱华栋评价他：面临着最底层的最残酷的存在，年近七十了竟还保持着一颗十七岁的心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

放蜂诗人沈建基。记者 王鹏 摄

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/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/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/它把什么抛在了故乡——[俄]莱蒙托夫《帆》

装满蜜蜂的火车皮像一头来不及冬眠的熊/停止了一夜忙碌的吆喝/现在，它只等待一声汽笛拉向远方

楼房上的灯光正在熄灭/剩下刀子磨砺空气的声音/星空并不因乌鲁木齐零下26℃而泯灭/显得清淡而高远

但闪烁的都是冰/车末的篷布里探出几个养蜂人的脑袋/互相看一眼沾满灰土覆着霜花的须发……

当年乌鲁木齐空旷的星空一直让沈建基念念不忘，多年后他凭着脑海中的画面写下了20年放蜂生涯的一个小片段。这是放蜂人最残酷的生存状态，而他依然找到了诗意。

“当时真没觉得很苦很累，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。”他说。

1945年，沈建基出生在慈溪崇寿镇一个普通家庭。因为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，从小成绩优秀的他在初中毕业后没能继续读书，在家务农种棉花。

每到棉花开花的时候，就会有来自衢州、金华等地的蜂农，赶着蜜蜂过来采蜜，一呆就是两个月。时间一长，沈建基跟蜂农渐渐熟悉。他知道放蜂生活漂泊不定，但是，赶花的那种自由和浪漫，让他心向往之。

从16岁开始，他种了4年棉花，人生仿佛一眼能看到头。他实在不甘于这样的生活。

1965年，20岁的他跑到金华，找到认识的蜂农购买了6箱蜜蜂，开始了他的放蜂生涯。第一年，沈建基放蜂的足迹还仅限于浙江境内。从宁波的姜山，到台州仙居，转了一圈回来后，家乡的油菜花也开了。

第二年了，文革开始，抄家后父母被挂上牌子游街批斗。沈建基知道，这才刚刚开始，之后肯定会愈演愈烈。一天晚上，趁着月黑风高，他带着20多箱蜜蜂跑到余姚火车站，连夜坐车逃到了衢州。很幸运，举目无亲的他在那里碰到了好心人童林标。

童林标当时已是养蜂界大哥级人物，专门负责外围打前站，就是打探全国各地哪里有花，都是些什么花，花期是啥时候，以防错过花期。

沈建基在衢州火车站流落了两天后，童林标收留了他，从此成了他的师傅。跟着二三十人组成的放蜂队，沈建基才知道放蜂人的世界有多大。

他第一次走出浙江，追逐上海的油菜花，20多天后来到了苏北的连云港，花期过后又包下火车皮追逐山东的枣花、山西的木槿花，直到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。

这生活，就像儿时背过的唐代诗人罗隐的《蜂》：“不论平地与山尖，无限风光尽被占。”

不过，“逐花而居”的美好想象很快被餐风露宿的现实所取代，在北方的原始森林，好几次碰到婴儿手臂一般粗的毒蛇，吓得腿都软

为谁辛苦为谁甜？

了，还有很多叫不出名的大虫野兽。途中常有猝不及防的风沙和暴雨，没有换洗的衣服，几乎都是穿在身上风干的。

夜凉如水的时候，对父母的思念折磨着他。读书成了唯一的寄托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他都要跑到村民家借书，不能借的就买下来。唐诗宋词，普希金的诗集，托尔斯泰的小说，莱蒙托夫的诗歌……伴着他一路走下来。

“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/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/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/它把什么抛在了故乡”

沈建基说，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莱蒙托夫的《帆》时带给他的那种震撼，第一次读的时候，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了一下，突然热泪盈眶。

第一年放蜂刚回浙江时，老家崇寿来的两名大队干部突然出现在衢州，以集体的名义接管了他的蜜蜂，并将其押回了老家。一年的奔波化为乌有。“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”他自嘲，罗隐他老人家，挺有先见之明的。

村里给了他两条路选择：要么继续养蜂，但归集体所有，养蜂的报酬记一个人的工分；要么下地干活，但不得外出。这两条路都非他所愿，没过多久，他又从村里逃出，跑到衢州，从师父那里分得几箱蜜蜂，再次踏上放蜂之路。

一路念着莱蒙托夫的《帆》：“孤帆的力量微不足道，但呼啸的海风，翻卷吱吱作响的桅樯……都动摇不了它那苦苦追求的意志，阻止不了它迎风破浪永往直前……”

原来，诗歌真的有这样神奇的力量，隔着遥远的时空，把他的心思一语道破，又让他在字里行间找到慰藉。



沈建基年轻时的放蜂生活。



沈建基的结发妻子黄秀金。

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。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乡心梦不成。故园无此声。
——[清]纳兰性德《长相思》

君问归期未有期

把我的话刻在高山之上/让我用一生的时间眺望着对照/把我的话粘在太阳之上/让我用一生的时间为它燃烧/以我们两个人的心/用一个旋律跳动/就会奏出世上最美的和音

这是沈建基为结发妻子作的诗。他说，他让她等了10年，她大概是太累了，就走了。

所有悲欢离合，都和放蜂有关。

那是在沈建基放蜂的第二年的11月份，追花到福建莆田，正值当地的蚕豆花开。蜂农们都暂住在当地村民的家里。他落宿的房东家有个妹妹叫黄秀金，高中毕业后在家做家务，和沈建基一样，喜欢读书。两个年轻人有了很多共同语言，慢慢地，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，在潜滋暗长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两人开始在书里夹带纸条倾诉爱慕。

两个多月后，莆田的花期结束了，放蜂的队伍即将离去，两个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泪眼婆娑，依依不舍。

2011年，沈建基在自己的诗集《骆驼回响》中，记录了当年离别的那一幕：“妹啊，为我的前方祝福吧/当我踏上征程/从你默默的眼光里离去/没有回头/我怕扛着一座山的意志/在你的泪水里融化/你的眼光是透明的网/即使天涯海角/我的双翅/再也飞不出你的一丝一缕。”

鸿雁传书了一年，第二年冬天，放蜂队伍再次来到莆田时，两人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，但此时的沈建基真的一无所有。几个月前，他母亲做脊椎手术，放蜂挣的那点钱全部交了医药费，还背了不少债。

可小黄和家人并不介意，他们看中的是小伙子勤劳朴实和上进。小黄一家杀猪宰羊，为他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。漂泊了3年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家，沈建基发自内心地感激，上天给了他那么好的妻子。只是当时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带给妻子的，磨难多过幸福。

两个月后，沈建基和其他蜂农又追花上路了。在江西上饶，他再次被老家的大队干部抓回，蜜蜂全部没收。

这次不像上次那么幸运，除了蜜蜂没收外，他还被挂上牌子挨批斗，并被监视劳动。

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被抓后，已有身孕的黄秀金同她母亲从福建莆田赶到慈溪，一路颠簸，吃尽了苦头。

平时温顺柔弱的黄秀金不知哪里爆发出的能量，挺着大肚子，天天到大队吵闹，要他们放人。大队干部逼着她与沈建基离婚，说什么你是贫下中农子女，根正苗红，为啥要同“地富反坏”纠缠在一起？

关口上，黄秀金有着福建姑娘的韧性：“他一不偷，二不抢，三没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，我知他是怎样一个人，怎么能跟他离婚呢？”她一直坚持到临盆之前，才含泪离开返回了莆田老家。

所幸，不久后出现了转机。新上任的村干部儿时跟他关系要好，偷偷开了封介绍信，把他的户口迁到了福建，并让他赶紧离开慈溪，不再回来。

身无分文的沈建基无颜就这样空手回去，又在四川放了一年蜂。

那一年，他念叨最多的是李商隐的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”。好多个夜晚，他都梦见回了家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好不容易夫妇团圆，当沈建基看到蹒跚学步的儿子时，愣住了。

一家团圆的喜庆中，总有一丝阴影在他心中挥之不去。

